

桥艺名家传奇

在桌上

哈曼自传

我的生命与时光

AT THE TABLE

[美] 鲍伯·哈曼 布伦特·曼雷 著
康蒙 黄水怒 赵金龙 译

成都时代出版社

桥艺名家传奇

I712.4/328

2007

在桌上

哈曼自传 AT THE TABLE

[美]鲍伯·哈曼 布伦特·曼雷 著
康蒙 黄水怒 赵金龙 译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四川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进字 21-2007-4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桌上/(美) 哈曼, (美) 曼雷著; 康蒙, 黄水怒, 赵金龙译.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7.8

书名原文: At the Table

ISBN 978-7-80705-544-0

I. 在… II. ①哈…②曼…③康…④黄…⑤赵…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214 号

书名/在桌上

著者/[美] 鲍伯·哈曼 布伦特·曼雷

译者/康蒙 黄水怒 赵金龙

责任编辑/曾绍东

特约责任编辑/徐文惠

封面设计/陈二龙

版式设计/陈二龙

出版/成都时代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义飞福利印刷厂

版次/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5×238mm 1/16

印张/18.7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5.00 元

书号/ISBN 978-7-80705-544-0

<http://www.chengdusd.com>

译者序

我们这个团队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海外桥牌名著，在爱好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但令人感到不足的是，之前的译著全是技术类书籍，显得过于单调。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策划一套以“桥牌人”为主题的丛书，以填补这一缺憾。《桥艺名家传奇》首辑的三本书就是这一愿望的结果。

《在桌上——哈曼自传》是桥坛常青树鲍伯·哈曼的自传，就译者记忆所及，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桥牌大师传记。显而易见，哈曼这样一位顶着数不清冠军头衔的超级桥牌明星的记忆里，一定少不了那些令每一位桥牌爱好者神往的故事：一个顽皮少年怎样成长为世界冠军；对我们只是符号的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叱咤风云的爱塞斯队何以强大如斯；美国队与意大利蓝队之间多年的恩怨情仇……哈曼传说般的经历，配上《美国桥牌协会公报》主编曼雷的生花妙笔，使这一切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除了精彩的叙事之外，本书更大的看点是哈曼内心世界的真实表露。在选拔赛上一骑绝尘，争夺世界冠军之战却坐上了冷板凳，初出茅庐的哈曼是什么心情？面对一位牌技超群却终日喋喋不休的搭档，哈曼会如何对待？对创造爱塞斯队奇迹的艾拉·柯恩，哈曼有何评价？对那些在桥牌比赛中作弊的牌手，哈曼会施以怎样的言辞？读了这本书，你将会了解一位桥坛传奇人物的所思所想，并且从中感受到他对桥牌无以伦比的热爱。

观看高水平的比赛实况或者阅读比赛报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他是凭什么决定叫还是不叫满贯的？他怎么知道该飞东而不是西？为什么该打 3-3 分配而拒绝飞牌？如果你希望找一位专家牌手为你讲解的话，还有比世界闻名的“麦罗组

合”之一杰夫·麦克斯特罗斯更合适的人选吗？《和我一起赢得百慕大》由“麦老师”从历次征战百慕大杯赛中精选出来的一组牌例组成，为了增强实战感，他把这些牌局浓缩到了1995年的北京——他最喜欢的一次征程。在书中，你将陪着这位顶级大师对抗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将，从循环赛一路打到冠亚军决战，与他分享夺取世界冠军的激动和荣耀。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你就像坐在他的身边，听世界冠军一副一副地娓娓道来，他作出每一个选择时的逻辑分析与判断依据。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译者相信，无论你是一位初学者，抑或颇有经验的老江湖，甚至是一位职业水准的牌手，跟随麦克斯特罗斯的思路走上一遭，都将受益匪浅——除非你也赢得过八次世界冠军。

桥牌书里自然少不了以牌说话，本辑的三本书也不例外，但每本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曼作为一段辉煌桥牌史的见证人，在自传中挑选的主要是在重大战役中意义左右胜负的关键性牌局，让你感受到的是千钧一发的气氛；麦克斯特罗斯则希望通过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牌例使你感悟专家牌手的思考方式，因为他想告诉你：“绝大多数输赢都源于牌手的失误，而不是精妙绝伦的打法”；而弗里德·吉特曼的《大师教室——实战课程》一书，则专注于桥牌技巧本身。这位创办了目前人气最旺的BBO桥牌网站的世界一流好手，为你精心挑选了数十手实战牌例。这些牌例既有出自世界大赛上的名家手笔，也有爱好者在地区比赛上的得意之作，甚至包括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对决的私人牌局。这些牌例的共同之处则是攻防中充满了精妙的变化。吉特曼就像围棋选手复盘那样，用一个个“参考图”为你拆解每手牌中的各式“变招”。对于热衷于研究打牌技巧的爱好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过瘾的著作。你将在这里见识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妙招”，领略桥牌的莫测变化。读过这本书，也许你最大的感触将是：不要轻言一手牌是成是宕。

在本辑丛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瞿伟先生、沈小农先生、马红宇先生、刘京先生、彭立新先生和张卫彤女士以种种方式提供的帮助，特致谢忱。

前言

鲍伯·哈曼(Bob Hamman)初次和我一起打牌是在1962年秋天的一场IMP牌局上。那是一场练习赛,我作为陪练出场。我们的第一副牌大获全胜,因为我们把应该叫成红心大满贯的牌停在了成局定约上,满贯却因为将牌5-0分配而失败,我们的对手显然对我们赢取这个不体面的13IMP大为不快。从那次起,我们成为一对成就远远超出我预期的搭档。

鲍伯和我令所有人(当然,除了鲍伯)惊讶地赢得1964年奥林匹克桥牌锦标赛的论对选拔,我们成为有史以来代表美国队出征国际赛事的最年轻组合。此后,鲍伯和不同的搭档一起多次赢得国内和国际比赛的胜利,但哈曼-克劳斯组合是成功的开始。我和鲍伯的交往远远超出桥牌的范围,那次IMP牌局的机会造就了我们超过32年的友谊。我猜测这就是我被要求分析为什么鲍伯能成为世界顶级桥牌选手,并且长期保持这一地位的原因。

鲍伯的桥牌天赋极高。正如他在大学主修数学、曾热衷于国际象棋一样,喜欢解决问题的性格使他顺理成章地爱上了桥牌。他出色的技术难以被超越,乐于以自己完美的判断和“桌上感觉”去挑战概率。同样重要的是,他具有摆脱偶然出现的坏成绩所需的韧性,他会像打第一副牌那样去对待每一副牌,坏成绩会在他的记忆中马上消失。

鲍伯的实力中另一项能力是他善于和不同的搭档配合,他与首次合作的搭档们创下的记录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曾经四次赢得蓝丝带双人赛冠军——两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每次的搭档都不同。我个人与鲍伯搭档的经历非常美好,当我作为鲍伯

的搭档摊下明手的牌时，那种感觉总是很舒服。我永远不必担心，只要这手牌能够打成，鲍伯总是会做到的。他所有的搭档都有同样的感觉。

鲍伯长期居于世界顶尖牌手之列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他对这项运动的喜爱和他的斗志。当一些专家级牌手渐渐远离这个游戏的时候，鲍伯却绝不放弃。他仅仅缺席过一次全国比赛——1963年在圣路易斯，因为他患上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在他频繁的商业旅行中，每次来到洛杉矶，似乎就进入了桥牌时间。无论何时开打，鲍伯都严阵以待。

以他在桥牌上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高度而言，鲍伯非常谦虚，并且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错误。几年前，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因为试图对付恶劣的将牌分布，而把一个可以打成五个的4♠打成宕二。坦率地承认这个错误需要很大的勇气。

鲍伯还是一个极其诚实的人。两个月前，他在打盘式桥牌时摊牌声称完成定约，后来却想起那个声称并不完全正确。第二天他找到那位牌手并将在这副牌上赢的钱还了回去。你认识的人里有几个能做到？

鲍伯对待桥牌非常认真，但他从不因为失分而使自己或同伴不开心，好像他总是心情很好。他笑口常开，常常是笑自己。鲍伯是一个伟大的牌手，同时也是个崇高的人。在他的公司里，他把关心员工放在首位。他的和蔼和慷慨在世界桥牌圈里是出了名的。

再讲一个故事。上世纪60年代早期，L.A.桥牌俱乐部有位无名的老会员自认是鉴别桥牌天才的伯乐。有一天，他在俱乐部里评价其他牌手，坚持认为两个年轻人是这群人里最糟糕的牌手。那两个之一是保罗·所罗威(Paul Soloway)，另一个，对，就是鲍伯·哈曼！

邓·克劳斯(Don Krauss)

一九九四年七月

目 录

Content

译者序	1
前言	1
1. 接着打下一副牌	1
2. 两分钱赌局之王	9
3. 眼中的大拇指	21
4. 选拔与历练	32
5. 逃出纽约	43
6. 发火与生气	56
7. 发起人	69
8. 莫斯	82
9. 无敌战车	92
10. 证明	106
11. 变革	118
12. 又添新仇	133
13. 丑闻边缘	149
14. 丑闻	161
15. 救赎	180
16. 低谷	201
17. 顶峰	217
18. 胶着之战	245
19. 事实如此	263
20. 竞争游戏	283



1

接着打下一副牌

如同一场美式橄榄球赛的下半时刚刚开始，对手上半时已经三次达阵得分，并且现在又是攻方。看起来反败为胜的机会渺茫。

坐在我左右的两个年轻人似乎在他们的座位上略微动了一下。他们一言不发，但我感到他们认为连败即将结束。杰夫·麦克斯特罗斯(Jeff Meckstroth)和埃里克·罗德威尔(Eric Rodwell)刚刚出击得手——打成了一个被加倍的定约——本来应该宕的。他们已经领先了 32IMP，加上刚才的进账至少已经有 40IMP 了，而且他们势头正猛。我们该怎么办？

接着打下一副牌，那就是我们该干的。

他们的连败——我们自 1982 年起在与杰夫·麦克斯特罗斯和埃里克·罗德威尔的面对面的交锋中保持了全胜，现在是 1990 年——我们还没有输，我希望在我出局之前有人为我数到十。我从不在胜利未到手之前的时候庆祝；同样，我也不会失败未成事实之前放弃。

个人经验告诉我，正如优吉·贝拉(Yogi Berra, 美国棒球队洋基队捕手，传奇棒球人物)的名言所说的那样：“终场哨声未响，比赛就没有结束。”

1966 年春天，我和卢·麦奇(Lew Mathe)在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Louisville)打范德比尔特杯赛(Vanderbilt)。我们的队友是艾拉·鲁宾(Ira



Rubin)和菲尔·费奥迪士曼(Phil Feldesman)。我们始终打得不太好,但不知怎么还是进入了决赛,对手的领军人物是伟大的托拜厄斯·斯通(Tobias Stone)——著名的罗森-斯通组合之一。他们在决赛的前三节中表现非常出色,在比赛还剩 18 副牌的时候领先我们 37IMP。

在第三和第四节的间隙中,麦奇和我绕着举办比赛的肯塔基酒店散步,一个场景点燃了我们的斗志。美国桥牌协会的摄影师在给我们的对手照相!他想当然地以为我们肯定会输。

现在麦奇开始变得像一只斗牛犬,他不再需要更多的鼓动了。这种感觉把他的斗志提升了几个等级。我们赶回赛场,把我们看到的告诉了队友,我说:“咱们得让他们浪费些胶卷。”

麦奇和我在对抗比利·埃森伯格(Billy Eisenberg)和赖尼·哈门(Lenny Harmon)时颇有些先手,我们感觉如果艾拉·鲁宾和菲尔·费奥迪士曼发挥正常,我们就很有机会翻盘。结分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在最后一节打得同样出色,我们以 85:5 拿下了这一节!

直到最后一节之前,我们都打得很不好,但见到照相机的感觉改变了一切。突然间,我们变得强大起来——我们的表现开始像一个团队了。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我们饮酒狂欢,并且在凌晨三点给多伦多(Toronto)的埃里克·默里(Eric Murray)打了个电话。他本来是我们队的一员,因为背部受伤没能来路易维尔,我们开玩笑说:“要是有你我们赢不了。”

我因过于兴奋而无法入睡,大概凌晨三点半的样子,我走出酒店散步,遇到斯通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我没有刺激他,这有点不符合我的性格。他看上去很伤心,对我说:“打得好,鲍伯。”

我不知道他当时还没有赢得过一次全国冠军。

但现在是 1990 年,在波士顿(Boston),美国桥牌协会举办夏季大赛的地方。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沃尔夫和我坐在喜来登饭店二楼的一间铺着地毯的房间里,对抗麦克斯特罗斯和罗德威尔。斯平果尔德杯队式淘汰赛的决赛正在进行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斯平果尔德杯是最难打、最富盛名的比赛之一,我希望赢得它。



两支队伍都是在经历了艰苦奋战，并征服了一些强大的对手才进入决赛的——两队的队员都渴望再一次成为胜利者。也许某些人过于渴望了。

我们队在另一张桌上出场的是奇普·马特尔(Chip Martel)和卢·斯坦斯比(Lew Stansby)。在进入最后一节的 16 副牌之前，我们落后 32IMP，现在正面对着强大对手的最强阵容。

麦克斯特罗斯和罗德威尔——现在很多人称他们为“麦克威尔”，是最难缠的组合之一，而且他们当时士气正旺，他们队这星期初刚刚赢得美国队式大赛的冠军。他们是得过三次世界冠军的专家牌手，搭档间的默契非常好，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形势都有共识，他们打一种非常进取的叫牌体系，叫牌大胆而熟练。他们状态极佳时足以撑起整支队伍——正如他们一年后终于战胜我们时那样(是的，我们的连胜最终还是结束了)。

麦克斯特罗斯刻意把自己培养成意志和情感很坚韧的人，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像我一样倾向于使自己显得稳重些，所以他留起了胡子。有时你会觉得他应该刮掉胡子，因为大胡子掩盖了他在牌桌以外的友善本性。但他一坐下来打牌，就会全神贯注，成为一个凶狠的敌手。罗德威尔把他的搭档描述为一个最棒的、天生的牌手，我不反对。麦克斯特罗斯是一只老虎。

罗德威尔是一个严肃的普渡大学毕业生，我认为他像一个科学狂人。他为自己和麦克斯特罗斯创造了以他们名字的字首字母命名的，被称为 RM 精确制的叫牌体系，其注解的厚度超过 400 页，并且还在不断增长。这一体系的部分逻辑源自斐波纳契数列，非常深奥。

只有虔诚的牌手才能使用如此复杂的体系。尽管我对我们叫牌体系的改进已经超出了沃尔夫所愿，但我还是认为罗德威尔太极端了。但是他们很少忘记约定，并且对体系把握得很好。没有谁愿意对付他们。

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斯坦斯比和马特尔也在另一个房间里进入了阵地，他们对抗另一对强力牌手保罗·所罗威和博比·戈德曼(Bobby Goldman)，他们俩都是我在上世纪 70 年代效力于著名的爱塞斯(Aces)队时的队友，那支队伍源自达拉斯(Dallas)企业家艾拉·柯恩(Ira Corn)



奇妙的实验。所罗威是我在爱塞斯队解散前的搭档，他是个强大的牌手，戈德曼也是。

所罗威和博比·戈德曼成为固定搭档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们两个都是世界冠军。众所周知所罗威的大师分多于任何人——超过 40000 分。因为拥有 300 个大师分就可以获得终身大师的称号，他可以得 133 次终身大师！

斯平果尔德杯决赛正在进行中，比赛某种意义上是在观众面前打的。比赛用的两个房间，一间被称为开室，另一间是我们所在的闭室。在闭室里，电视摄像机对着选手们，在旁边一间舞厅里的观众可以近距离看到牌手的表情和叫牌、打牌的进程。

他们把这个称为实况转播：用对讲机和电话将叫、打过程传送到观众所在的一间大厅，用放映机将四手牌和叫牌过程播放出来，专家级的评论员们为观众分析讲解每一手牌的进行。好的解说员们分析一场艰苦的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极大的享受。

有趣的是，首席解说员是容·安德森(Ron Andersen)，我们队的一员。他和我们的赞助商吉姆·马哈菲(Jim Mahaffey)打了前两节，下半场没有再上场。

容可能是至今为止最好的实况转播解说员。他是一位顶级的职业牌手，也是我以前的队友。他了解所有的牌手和他们的叫牌体系，即使是最复杂的部分也不例外，所以他可以向观众解释比赛的进展。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一个真正的表演家，这令他的解说如此出色。他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且擅长以他惊人的记忆力讲故事给观众听。

在我们不幸的开始发生之后，看来容需要拿出他全部的本事才能让观众保持对这场比赛的兴趣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副牌：



此时我们有击败定约的机会——打梅花。我们看看如果沃尔夫低引梅花,或者兑现♣A(需要我跟K解封,但这不算太难)会怎么样。我们连打三轮梅花,麦克斯特罗斯只好用A、K或J将吃,以避免马上宕掉。

但现在他无法避免一个将牌失墩了。即使他能看见四家的牌,第一轮就用明手的♠9飞,也无法既清光将牌,又让明手将吃一个红心。如果明手将吃了红心,他将无法回手飞将牌。所以假如我们连打梅花,他注定会失败。

但实际上沃尔夫回了♦7,麦克斯特罗斯计算准确,垫掉了无论如何要输的梅花。现在我们无法打宕定约了。麦克斯特罗斯可以将吃梅花回手,给明手将吃一个红心,他正是这么做的。

对方得590分。我们虽然不能绝对肯定,但感觉这副牌要输。实际上麦克斯特罗斯得了9IMP,斯坦斯比和马特尔在另一张桌上打3♠得170。

其实这副牌的失分不止9IMP,如果我们打宕这个定约将赢7IMP。我们在已经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又输掉了一副来回16IMP的牌。

我见过一些队在这样的不利局势下,会蜷缩在椅子上。有时这几乎是一种生理反应——有些人在面对巨大的逆境时会有点委顿。另一些人则斗志昂扬,他们会盘坐起来,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凶猛。

艾拉·鲁宾是我见过的在逆境中表现最佳的人。在1977年的百慕大杯上,我们碰上了鲁宾的队。他们开始的时候领先,但我们逐渐追上来,使比赛进入胶着状态。在最后一副牌上,我主打一个可笑的2NT,鲁宾花了半小时去研究如何把我打宕三墩。这是个什么样的敌手!

在我三十多年的桥牌竞技生涯中,我学会了将注意力集中到正在打的这手牌上——并且仅仅集中到这手牌上。尽管已经打过的牌结果不可能改变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我知道很多牌手犯错误是由于还在思考前面的牌。

无论是你自己或者同伴导致了失分,抑或对手收拾了你一下,辩解、自责或道歉都不能改变结果,这些行为只会转移你下一手牌上的注意力——你正在打的那副牌。



1 接着打下一副牌

我回想起 1971 年亚特兰大范德比尔特杯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多次赢得全国冠军的乔治·罗森克兰兹(George Rosenkranz)领衔的一支强队。我们队是爱塞斯队,在进入最后一节时领先 20 多 IMP。

当迈克·劳伦斯(Mike Lawrence)和博比·戈德曼打完最后一节出来的时候,他们说看来不好——他们打得很差。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消息也不大妙。他们正在打最后一副牌,罗森克兰兹和博比·内尔(Bobby Nail)搭档,他拿着:



内尔开叫 1♣,下家争叫 1♦,罗森克兰兹,一个富有经验并且叫牌通常比较保守的牌手叫了 1♥而没有做负加倍。罗森克兰兹的左手敌方叫 3♦,两个不叫到他。

现在,如果罗森克兰兹不叫,他们将进入下一轮。即使他叫 3♠也能把胜利带回家,但实际上他却叫了垃圾一样的 3♥。内尔很难选择,最终叫了 4♥并被加倍。罗森克兰兹输了 500 分,我们以 4IMP 赢得这场比赛,而他的队在进入最后一副牌之前还领先 5IMP。

我们队在这场淘汰赛中过了关。是什么让罗森克兰兹这样做的?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这里或那里采取不同的行动,也能取得胜利。但在这一场合,罗森克兰兹只要简单的不叫就能取胜,而我们却最终在决赛中消灭了对手取得冠军。

我的观点是,输赢往往取决于一个小小的不叫这样的、非常接近的选择——甚至还要更接近。比赛中类似叫或不叫之类的因素有很多,已经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了。你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不要给对手以额外的机会。

常胜将军知道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这手牌上有多么重要。一条刚从熊爪下逃生的鱼,最好不要回头看着那只熊想:“如果我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也许就不会受伤。”你明白了吗?另一头熊正在小溪的转弯处等着呢,如果那条鱼还想着上一头熊,这一次也许就不止是掉一块肉了。



我想麦克斯特罗斯和罗德威尔在 1990 年的斯平果尔德杯决赛中精神有一阵子不那么集中。在开球并扩大了优势之后,我猜他们眼前出现了结束连败的景象。你知道,比赛结束时,我们总共赢了 24IMP,那不是因为沃尔夫或我,或者我们的队友有什么英勇出色的表现,而是我们对手的两对选手都犯了一系列错误,才使比赛结果逆转。事实上,第一副的 9IMP 是他们在最后一节中仅有的得分,我们则得到了 65IMP。

在我们防御被加倍的 4♠ 失败之后的下一副牌,麦克斯特罗斯冒叫满贯宕掉,我们得 13IMP。之后的一副牌罗德威尔 9 点开叫,并在麦克斯特罗斯加倍我们的 4♠ 以后没有逃叫,沃尔夫打成超二,我们又得到 12IMP。

另外 12IMP 输在另一桌的所罗威和戈德曼被加倍宕 800 分上。两副牌之后,罗德威尔防守一个有局方的成局定时做出了消极首攻,使我得以打成,而另一张桌上则宕掉了,又是 12IMP。最后,罗德威尔打宕一个本可以做成的满贯,14IMP。在紧接着的下一副牌中他们又输了 4IMP。我们反败为胜。

麦克斯特罗斯和罗德威尔就像背上爬了只猴子——长时间连续败给我们,我想这仅仅稍稍影响了他们思考,可能只有十分之一毫米。在 4♠ 加倍那副牌之后他们叫的那个满贯,也许是麦克斯特罗斯想彻底击溃我们的产物。但实际上,那正是我们逆转的开始。

所有的参赛者,特别是在这个水平上,都想赢得比赛,但你不能让这种愿望使你发狂。你不能让它干扰你的计算能力。如果你在一场艰苦而且比分接近的比赛中领先,你不要希望这该死的比赛赶紧结束。你要超越这种念头,让自己的心思始终在桌上。

当我开始打桥牌的时候,我从未想到它会成为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但桥牌给我的心理回报使我一直保持对它的兴趣。现在参加桥牌赛对我已经成为程序性的反应,我将继续参加,并争取一直赢下去。

在我的桥牌生涯中,经验教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我有很多极好的经验,并且见过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你愿意分享这些记忆,也许你会和我做伴——在桌上。



2

两分钱赌局之王

在 1963 年 11 月晴朗的一天,邓·克劳斯和我乘飞机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我们兴奋得似乎不需要飞机也能飞起来,因为我们是去打选拔赛。

1962 年秋天,邓和我与艾迪·坎特(Eddie Kantar)和马歇尔·迈尔斯(Marshall Miles)组队,在凤凰城(Phoenix)举行的秋季大赛上,第一次拿下雷辛加(Reisinger)每副比队式赛冠军,同时取得参加将于 1964 年 5 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美国队选拔赛资格。

16 对牌手将打一个为期三天的循环赛,取前三名组成奥林匹克代表队。

即便邓和我练了一夏天,并且表现相当不错,我们还是很有可能落选。那时候我们还是无名之辈,而参加选拔的有不少大名鼎鼎的选手:萨姆·斯台曼(Sam Stayman)、维克·米切尔(Vic Mitchell)、吉姆·杰可贝(Jim Jacoby)、阿尔·罗森(Al Roth)、卢·麦齐(Lew Mathe)、汤米·桑德斯(Tommy Sanders)、艾迪·坎特、马歇尔·迈尔斯,还有很多顶级牌手。

邓和我在飞机上玩一种牌戏,很长时间没怎么说话。终于,克劳斯抬起头来打破了静寂。

“你知道,”他说,“对抗这些牌手能让我们获得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被吓着了。

“经验?狗屁!”我说。“我们是去赢得比赛的!”